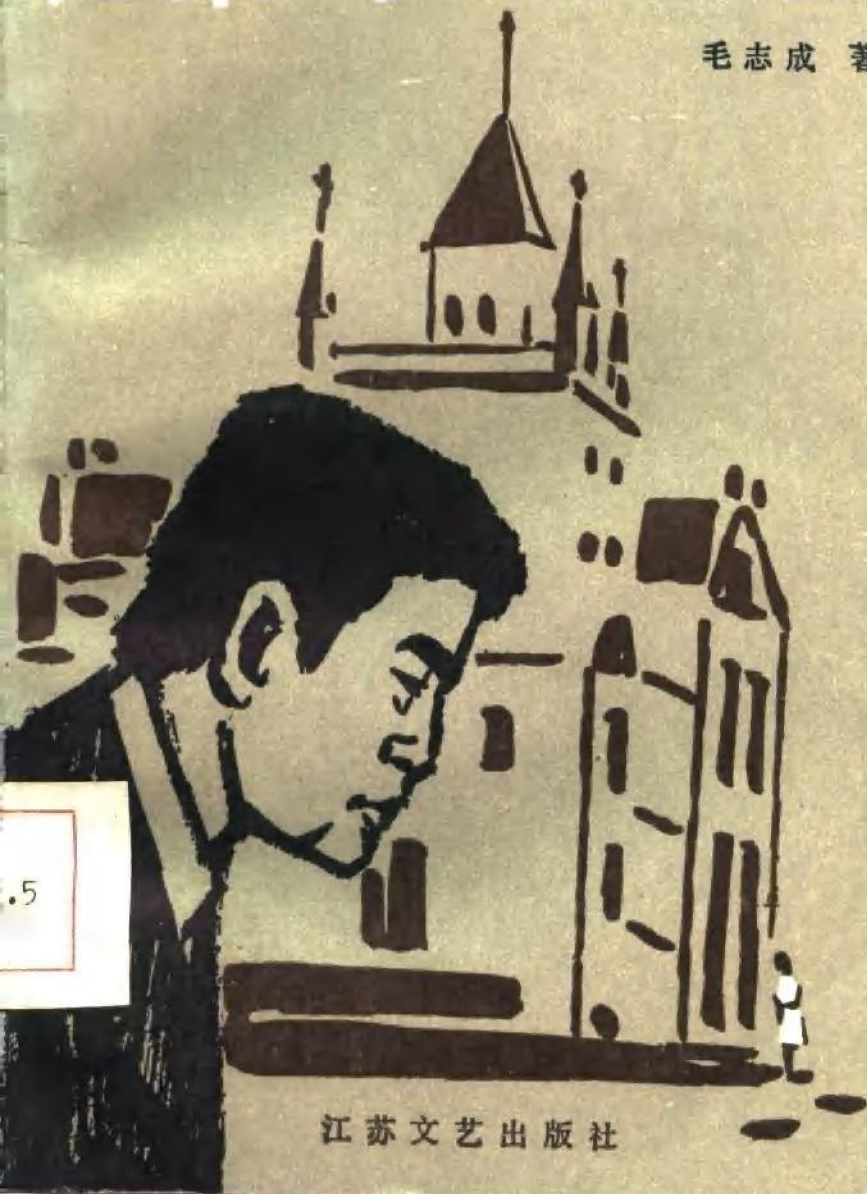


归来的“叛国者”

毛志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37
I247.5
2547



毛志成 著

归来的“叛国者”

江苏文艺出版社

450750

归来的“叛国者”

毛志成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57,000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6,000 册

书号: 10141·1109 定价: 1.82 元

责任编辑 卞宁坚 马振五

目 录

○、引子	(1)
一、再访名寺	(4)
二、不该披露的隐秘	(15)
三、两面人	(24)
四、风向骤变之际	(35)
五、浪花之下是深深的海	(44)
六、浪漫主义的破灭	(52)
七、朋友们，朋友们……	(65)
八、“第一公主”的神通	(79)
九、市长之家	(101)
十、一日二宴	(119)
十一、被幸福假相掩盖着的	(133)
十二、本市有灵魂	(156)
十三、谜一样的唐书记	(166)
十四、招魂	(185)
十五、复燃	(201)
十六、文字战	(213)

十七、提前到来的“凶信”	(228)
十八、唐书记的家乱	(242)
十九、一场不愉快的洽谈	(255)
二十、再堕烟海	(266)
二十一、是的，我出过国	(284)
二十二、药王庙中	(297)
二十三、归意	(308)
二十四、不被承认的归来	(323)
二十五、地上天国	(345)
二十六、我要留下这样的影子	(371)
后记	(379)

引 子

十年前，我与这小城市的一段晦气因缘，已经在一本叫作《我与小城告别》的书里披露过了。所谓“告别”，其实是雅誉之词，真实情况——如世人知道的那样——是从当时最神圣的“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中逃掉的。因此，身后就留下了满街满墙的通缉令。

通 缉 令

反革命潜逃犯郑勘，男，二十六岁，身高一米七五，脸膛微黑，浓眉，潜逃前身着黑色呢料中山装，携黑色手提包。

该犯原为省报社驻本市记者站记者，思想一贯反动。该犯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书写反动日记、拼凑反革命集团，且有叛国投敌意图。运动兴起后，阳奉阴违，猖狂破坏运动，乃至唆使同党杀害革命造反派战士，未遂……

这样的文字，连同它下面所签署的时间——“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年后再看起来，无疑都是滑稽的了。不过，感到滑稽毕竟是后来的事，追溯当时情景，这滑稽可是伴着难言的酸楚的。何况，它实实在在给我带来十年逃亡生活！

十年的逃亡史，详尽地说出来会惊扰许多人尚为脆弱的

神经，我很可能在几天之内又一次成为街谈巷议的新闻人物。何苦……

半个月前，即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立夏的那一天，我的所属单位——省报社的平反大会刚刚进行到一半，“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突然想起了我。他匆匆驱车跑到我家，笑着说：“别剩下！别剩下！一起来！一起来！”接着便把我扯上车，下车之后又把我推上台，并作了补充发言：

“这次——被平反的——还应该有一——郑勘同志！到今天为止——本单位——所有被迫害同志——已经——一无遗漏地——获得了平反！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本单位落实政策工作——已经胜利完成！”

在一阵迷迷糊糊的掌声中，我的“逃亡犯”的帽子也就迷迷糊糊销迹了。

接着，就是等候工作安排了。我是个俗人，与十年前相比，“钻牛角尖”之心已经大减，对安生的珍惜之情大增。因此，当领导同志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想法时，我做了如下表态：

“随便吧！只有一条要求——千万别把我再打发到那个倒霉的小城去！”

“那当然，那当然，那样的环境显然对你不适宜……说不定，他们还会纠缠你的‘潜逃’问题……”

领导的关怀，我很感动。

然而，突然事件的到来，使我做出了无法妥协的决定——

我，必须回到那个小城去！再一次重走一遍十年前的路！

如此这般，我又一次成了本报社驻那个小城记者站的记者。

我和这小城——这个曾为我张贴过千百张通缉令的小城市——开始了新的因缘……

多么巧合呀！十三年前我做为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刚刚分配到这个小城时，第一项采访任务就是攀上罗迦山，采访爱国名僧通真长老。今天，我刚刚从这个小城的火车站下车，就必须刻不容缓地登上罗迦山，去会见两个人。

这是两个外国人……

一 再访名寺

下了火车，大约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我把一应行李放到“行李寄存处”，刻不容缓地直奔罗迦山去了。

有两位外国人住在罗迦寺的“广慈厢”中，几天前我接到了他们的信。老实说，我急于到这小城来，就和这两个人的信有关。无论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还是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我都必须到这小城来，和这两位洋人进行会晤，乃至和他们厮守上一段时间。否则，这两张嘴将在这个小城市的诸多公民面前，泄露出我十年逃亡史中一段极隐秘的经历。到那时，我连苟且的安宁也会再一次失去。

现在，我已经攀行在通往罗迦寺的山坡上了。

十年“革命风暴”过去，寺庙、教堂等宗教殿堂都奇怪地红火起来。加上石栈的修成，上山谒寺的人明显增多。在我登山的一个小时中，从我身旁擦身而过的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都有。既有被子孙搀扶行走的老太太，也有蓄小胡子、戴太阳镜的现代派小伙子，以及长发披肩、穿着紧身喇叭裤的摩登女郎。既有土头土脑的百姓，也有不乏干部气度的人物。不少的人都挎一个黄土布袋子，上绣一个大大的黑字——“佛”，也有绣着“功德”、“善缘”、“修度”等字样的。

进了罗迦寺，寺中的景象比起十年荒废之前还要红火几倍。当年，莫说进寺之后实打实地烧香、默祷的人十分罕见，就是来此游历的人也不太多。如今则不同了，哪个殿里都有

拥不动、挤不开的人，哪个殿前的香鼎中都有一束束正在点燃的香，青烟笼罩着一个个跪在蒲团上默祷的人。

见了这样的景象，我的心里有一种酸涩的味道，感到迷惘而悲凉。实话说来，我从这番景象中看出了某种曾经十分神圣的东西正在解体，我的悲凉之情即是为此而生。虽然一想到我如今的身分依旧有“逃亡犯”之嫌，身上的共产党员光泽早已被许多只手涂抹尽光，并被弄得污秽不堪，就觉得再固执于当年的迂腐气是十分可悲的。但兴许是积习难改的缘故，我还是对眼前这番景象产生不出幸灾乐祸之情。

似我这样尚有“逃亡犯”之嫌的人，在人多的场合出现本该有恐惧不安之情才是——你知道会不会突然冒出一个“警惕性”很高的人猛地抓住你的胳膊就拖呀！但是，说也奇怪，我在这许多游客、香客中行走，胆子却越来越大，越来越感到这里没有丝毫凶险气氛。这不仅因为空气中弥漫的燃香气味使人感到了某种佛国意味，也在于我看出了人们眼神中的异彩。我从人们的眼神中明显地看出一种对尘世间事厌倦的、冷漠的、嘲讽的神色。

就是为此，我也敢壮着胆子慢悠悠地走着，四下里看一看。我迷迷糊糊串了几个殿，不知不觉来到以菩萨为主佛的“小南海”殿。哦，这里的人更多，几乎清一色是女人：上至六七十岁的农村老太太，下至刚刚进入恋爱期的年轻姑娘。菩萨像前的几个蒲团上都跪下了双手举着燃香、闭目默祷的人，身后尚有一排等着接班者。菩萨塑像下的莲座周围，也被老太太、小媳妇围得风雨不透，她们正往每个莲瓣上系红绒绳，名之曰“拴娃娃”。

在几个跪拜者中，一个四十来岁、胖墩墩、黑乎乎的女

人颇为引人注目。她闭着眼，如鸡啄碎米一般磕着头，脑门子敲着地。好一阵才站起来，脸蛋子上挂了不少泪珠子，两只眼也是红的。

她一转脸，发现了我。

其实，我早就认出了她。实在地说，我真不敢相信是她！要是在若干年前有人推断她将来有一天会成为这番模样，全市十万人都会认为是在听神话！

她是卢宝珍！莫说菩萨，就是天王老子也不信：这哪里是她十年前的“造反英雄”形象呀！

十年“功业”之后，她竟战战兢兢地跪倒在菩萨面前！

我一见跪在那里的是她，之所以惊得屏住了呼吸，极想回避而又极想跟她谈谈的矛盾心情使我不知所措，就因为十年前我那顶“行凶杀人教唆犯”的帽子正是跟她有关的！简单地说，她不知是被谁在背后捅了一刀，继之又推到湖里去了，而偏偏说是我“唆使同党”干的，看那意思是要整死我。我之所以要潜逃，倒不完全是为了什么冤枉、惜命，而是因为承受不了所感到的侮辱！在我看来，卢宝珍之流是上帝造人时用下脚料造成的，说她值得我去杀，这本身就是对我的极大侮辱。就算人一生难免遇到被诬的事吧，也要被诬得值得！正如我逃亡前想的那样——倘若诬我杀了洪秀全、孙中山、张学良，诬我杀了邱少云、黄继光、刘胡兰，虽然我也会成为冤死鬼，但一想起我那平贱的名字将永远与那些伟大的名字联在一起，被诬也还值得！“杀人偿命”，那个“偿”字有等价交换的意思，要我这样的记者、大学生、共产党员把生命糟蹋了，去“偿”卢宝珍这么一块贱肉？我再不惜命，也得逃！

哦，她没有死，谢天谢地……

卢宝珍发现了我，浑身一抖，接着便从人群中穿过来，隔着人伸出胳膊用手扯了我一把，满脸惶恐地说了句：“到外面我跟您说话……”

她出了门，胖胖的身体“滚动”得很快，她一边走一边回头，但不停脚。直走到寺墙的墙根无人处，才收住了脚，回过头来。

无疑，我也迷迷糊糊地跟了过去。她上下打量我半天，才痴呆呆问了一句：

“您……这不是显灵吧？”

“我本来就没死……”

她又呆呆地望了我半天，才象下定什么决心似的说：“一事一报，逃也逃不过。我和您之间的仇疙瘩，您说——怎么解吧？依您！”

这种实心实意服输的口气，出现在卢宝珍身上，我很惊愕。

她怕我不相信她，忙乱地从兜儿里掏出了一盒烟，我偷眼一看，是价值一角多钱的劣等货。她自己叼上一支，又恭恭敬敬递给我一支。我感其诚，便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了“前门”，没有接她的烟，而是就势往她手里塞一支，也往自己嘴上放了一支。

卢宝珍很感激，连忙把自己的劣等烟装回烟盒，把我的赠烟衔在嘴上，接着便划着火柴，抢过来给我点烟。

这一切，都使我觉得她实无恶意，也就消除了戒备心。

“您甭多心！”她猛吸了两口烟，不惜呛得咳嗽，抢着说：“往这地方来磕头烧香的人，没恶心！我这话要不是实的，当着这么多佛爷，让我今日个晚上就得癌症！”

我见她如此，也只好示之以不计夙怨，搭讪着问她：

“这些年……生活怎么样？”

“哼！我自打醒悟过来，心里有话，总是找不到明事达理的人说！正好，我为了给您解疑，掏掏心！刚才您问我什么来？噢，问我这些年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对吧？一句话——我操他祖宗！当初，卢大发那伙子心里有转轴儿的家伙，想折腾，先拿我和卢二发这号子少心没肺的东西当先行官！见大伙的疯劲儿还没上来，就把我当拨火棍子，把火苗子捅旺；后来，也无非把我当枪使、当刀用！妈的，用完了，嫌我碍手碍脚，就犯阴，可着劲的踩我！嗨，一改了朝、换了代，‘四人帮’倒台，搞揭、批、查，我操他亲娘！——先拿我开刀！也把我摁着脖子押上台！那小子，又阴又狠，近些日子还要用他亲兄弟卢二发垫背！其实他那心，三岁小孩子也看得清！无非是看人家唐老头子那一伙子又要平反、官复原职，挡也挡不住，又想起当年我们卢家人把唐老头子那一伙子整得太苦，剥皮抽筋的，他卢大发心里发颤，为了洗自己，就只好往外扔我们这号子傻东西……”

她提起这些事，勾起了我另外的某种心绪。“文革”以前，唐书记对“苦大仇深的”卢老汉一家，是给了第一等的宠爱的。单单是对此提了异议的人，就要蒙上“思想感情有问题”的罪名。然而，“文革”一兴，也正是他唐书记亲自关顾的卢家儿虎，带头使劲咬了他！单是“皮肉触及”也堪与旧中国渣滓洞、白公馆媲“美”！不知唐书记此时作何想法。

卢宝珍骂骂咧咧发了一通火，又转而发感慨了：

“我倒霉就倒霉，没啥。反正，我也看透了：老百姓长的是吃粥的脑袋瓜子，老老实实吃粥是正经！有个风风浪浪，准

有人扇你的风儿、拱你的火儿，让你起来抽疯！人家可是有心路儿的，不是图这就是图那，所以才来拨老百姓的火儿。等这出戏唱得差不多了，该上去的也上去了，再回过头来把老百姓一脚踢开！我说这话不是卖嘴，往后就是给个县长、市长也不能干！老老实实当老百姓是正经！他卢大发甭美气，他揉搓我，后边儿还有揉搓他的呢！等着瞧……”

粗俗无比的卢宝珍今天有这一番蛮带哲理性的话，倒令我刮目相看。虽然我对她的鄙夷之情是很难动摇的，但这鄙夷之情本身，就有厌恶和可怜两种因素在内。此时，我对卢宝珍的感情似乎只是怜悯。

“郑先生我跟你说实话，”她继续说，“什么把我捅了一刀又推到湖里，使你戴了一顶‘行凶杀人唆使犯’的事，全是扯淡！就我那罪孽，全市十多人里头少说也得有八万人咒我撞汽车轮子的！鬼知道谁下的手！当初赖上你不松口，全是他妈的卢大发的主意！到如今这会儿，我知道象您这样的贵人得罪不起，我已经咬住啦——掉进水里是我自己不小心，多喝了两口酒，走着走着没收住脚滑进去的，没什么人推我；至于挨一刀的事，我也赖在卢二发那倒霉鬼头上！这够不够意思？我这儿，您放心，旧帐一起抹！可我也提醒您，卢大发那小子还是咬住您不放！他那心思，我也明白：一来，你那些日记啥的，也够神乎的，如今他卢大发不再咬你是‘叛国投敌分子’、‘杀人唆使犯’啥的，咬的就是你的日记啥的！二来，他如今想的就是怎样讨好唐书记；你呢，好象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对唐书记说了不少尖刻话——那日记上写着呢！卢大发觉着继续压你，也是得了唐书记意的。当然，刨根儿地说，他卢大发不怕这个人平反、那个人平反，单怕你平反，这里头的

原因也是由于你的心明眼亮，说出的每句话都是照出了他原形的……他如今还在权位上，当着市革委副主任兼市委宣传部长，我劝你先‘眯’些日子，让他瞄上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句话就把你重新送回公安局，甚至投个眼神儿要您的命，现成！您还是躲藏些日子吧……”

说到这儿，她凑前一步小声说：

“您那没过门儿的对象——佟俭也真是，不是我当您的面踩巴她，也真不是玩艺儿！俗语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虽不知您当年和她的热火劲儿到什么地步，可听人说也是亲不够、热不够的！谁想她在您揪出后就赶了热锅，把您那一本子、一本子连包公见了也得吐舌头、弄不清是黑是白的日记交了出去！落得报纸上也登了十来天。这么一来，全市十几万人少说得有八九万人迷糊了，闹不清您是不是反动。我敢说，要是没有那些日记啥的，单是凭您那两顶‘现行’帽子，如今回来就平反，谁也不会拦！可添了这日记上的话，也就审不清了……”

说到这里，卢宝珍愣了神儿。看得出，她对于我的沉默产生了戒意。其实，她做为卢大发的近族妹妹，做为当年的“女司令”，能有这番悔悟之心，我是会释仇的。

我的沉默，是因为她提及了一个名字——佟俭。

提到佟俭，我的心中不禁一阵绞痛。卢宝珍将佟俭视为我的未婚妻，这无疑是有依据的。按正常的人间通理，男人、女人之间在未婚之前已有“夫妻”趋向，就当萌生忠贞之心。但是，我在十年逃亡中，渐渐把她忘了；逃亡史结束之后，也没有寻她之意。这是因为，在我逃走之后，她虔诚地“卖我”之事，我还是有过耳闻的，并基于此点推导：系在未婚夫妻

之间的唯一纽带——爱，已经朽断。此后呢，一别就是十年呀！十年就是三千六百多日，我还敢奢望她孤身以待么？

而卢宝珍偏偏透露出：佟俭尚未结婚，神情冷傲，最近一些时间常常去圣·迪伦教堂听牧师布道。

我的心也有些发寒，突然萌生了一种见见她的愿望。同时，她的近况也增添了我的迷惘。是呀，当年的女共产党员，市委书记的秘书，一个政治上的奋进型人物，居然到教堂中讨安宁去了……

一种无端的孤独感、颓唐感，浸着我的心。

卢宝珍叮嘱我几句“多加小心，少露面儿”，匆匆走了。

从卢宝珍的提醒中，我渐渐明白了自己的真实处境：本市中将我视为“潜逃犯”的，仍不乏其人。特别是想到我那些日记——一个人最最隐秘的思想的记录——已经被佟俭交出去，并曾披露于世，我的恐惧感就格外加重了。在小城，在许多模式化的大脑中，他们即使能够原谅一个屠杀过千万共产党人、后来投诚的国民党将领，也很难原谅一个昨天说了某些过头话、今天就表示自我否定的“右派”。

莫非，我这番重回本市之举，是十足的冒失行动么？

既来之，则安之，不必去想它！何况，那两个外国人在等着我，不去见他们一面，同样是引祸之根！

我的出现，原来早已引起本寺成员的注意。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和尚走到我身边，低声诡秘地问：“请问施主，您可是郑勘同志？”

这哪里有佛家语言气味！我仔细一看他，似曾相识。当初闹造反时，他很可能就是那个“红色和尚战斗队”的队长。

“长老在等您……”他谦笑着说，“我给您引路……”

此时，只好跟着他走。

几经转弯之后，我被引到方丈门前。年轻和尚示意我进去，他转身走开了。

我迈进了方丈的门槛。

方丈里确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和尚，衣着打扮也和当年五十岁时的通真法师差不多——灰色僧袍，黑色毗卢帽，但他又绝对不是通真：模样不是，神情也不是。当年的通真法师是遍读经卷、学问渊深的人，但又能超脱地将他对尘世间一切事物的态度，化作最高的谅解——整日笑咪咪。这是慈笑、憨笑，也是冷笑、哂笑，加在一起构成“佛笑”。眼前这和尚的笑，俗多了，似有商人之笑意味。

“哎呀！郑同志！你可来了……”

他降座以迎，继之又关切地问我：“怎么，外面没有人认出你吧？”

“好象没有……”

接着，他就殷勤地说，为了保证我的安全，他是如何如何精心地布署了众僧留神……

“通真长老呢？”我问，“他好？”

“唉，他已经圆寂半年了！唉，这也怪他当初太死心眼儿了！红卫兵、造反派那么折磨他，让他干那么累的活儿，他还硬是坚持清水素食。营养跟不上呀，落了病，等到检查出是肝癌，已经晚了……”

我象听到个闷雷，只好用自我宽慰来平息我的难过：通真长老也该获得永恒的安宁了。

我隐住了难过之情，问和尚：

“请问师父法号？”